

Wang Jian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

MARX' THOUGHT ON RISK SOCIET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王健◎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

MARX' THOUGHT ON RISK SOCIET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王健◎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王健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01-019436-3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②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风险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 A851.64 ② 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4250 号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MAKESI DE FENGXIAN SHEHUI SIXIANG JIQI DANGDAI JIAZHI

王 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19436-3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	001
一、风险概念的厘清	001
(一) “风险”定义的探讨	001
(二) 风险的语义辨析	003
二、风险社会的内涵	005
(一) 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内涵的界定	005
(二) 马克思视野中的“风险社会”	012
三、社会风险的内涵、类型及其特征	019
(一) 社会风险的内涵	019
(二) 社会风险的基本类型	020
(三) 社会风险的主要特征	023
(四) “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的联系与区别	028
第二章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形成的背景、脉络及主要内容	030
一、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形成的背景	030
(一)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030
(二)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	032
(三)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	034

二、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形成的脉络.....	036
(一) 生态风险：马克思对风险社会的初始考察.....	036
(二) 经济、政治、社会风险：马克思对风险社会的全面透视	039
(三) 风险全球化：马克思对风险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	044
三、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	045
(一) 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源	046
(二) 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	062
(三) 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	071
(四) 风险社会的世界历史图景	086
(五) 风险社会的未来出路	090
 第三章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现状分析	094
一、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现状	094
(一) 社会转型风险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主要形态	097
(二) 历时态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	130
(三) 各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使每一种风险都具有多重属性.....	132
二、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现状的成因探究	134
(一)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是社会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因	134
(二) 权力缺乏监督、市场监管不到位是社会风险积聚的 体制性原因	141
(三) 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性对我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冲击与消解所 导致的道德危机是社会风险增多的文化原因	143
三、中国与西方社会风险的内源性差异	147
(一) 现代化源头和发展阶段的差异.....	147
(二) 社会制度的差异	149
(三) 社会价值追求的差异.....	150

四、中国目前社会风险治理的进展和不足	152
(一) 社会风险治理的进展	153
(二) 社会风险治理的不足	156

第四章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161

——基于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宏观对策研究

一、消除社会风险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根源	161
(一) 调整生产关系, 完善上层建筑, 努力消除社会风险产生的经济根源	161
(二) 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 努力消除社会风险产生的政治根源	169
(三)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努力消除社会风险产生的文化根源	172
(四) 调控社会转型, 努力消除社会风险产生的社会根源	175
二、加快构建公正的社会风险分配机制	179
(一) 现阶段社会风险分配不公的表现及其危害	179
(二) 社会风险分配不公的相关因素分析	181
(三) 加快构建公正的风险分配机制	182
三、克服现代性自反导致的社会风险	184
(一) 既利用资本的积极功能又节制资本的负面影响, 克服资本增值悖论导致的现代性自反及其风险	184
(二) 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互补, 克服理性内部的对立导致的现代性自反及其风险	186
(三) 深化现代性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 克服制度自身的困境导致的现代性自反及其风险	188
四、积极参与风险的全球治理, 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内和外谐的环境	194

(一) 构建社会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	194
(二) 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上的跨国合作, 促进各国政府 社会风险治理模式的完善	197
(三) 逐步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转变	199

第五章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203

——基于现实国情的微观举措研究

一、社会风险治理的基本思路	203
(一) 在国家安全战略大背景下推进社会风险治理体系与 国家安全体系的融合	203
(二)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推进 社会风险治理与政府治理的衔接	210
(三) 从政府的单边独治转向“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	219
二、“四位一体”的社会风险集成治理体系	222
(一) 风险、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动态演化	222
(二) “四位一体”社会风险集成治理体系的逻辑结构	227
(三) “四位一体”社会风险集成治理体系的运用——以群体性 事件及其治理为例	230
三、社会风险治理的具体措施	246
(一) 增强全社会的风险意识, 建设安全文化	246
(二) 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 走向“有组织的风险责任担当”	250
(三) 以风险预警为重点, 全面推进社会风险管理	256
(四) 以能力提升为核心, 完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	278
(五) 推进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的现代转型, 提高公共危机管理 的绩效	284
(六) 构建社会常态管理新模式, 提升社会常态管理的科学化 制度化水平	298

第六章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对当前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启示	309
一、超越资本逻辑的科学发展是社会风险治理的根本举措	310
(一) 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统治, 是现代社会风险不断 累积的最终根源	310
(二) 超越资本逻辑, 走向科学发展	312
二、创设新的民主模式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必然政治选择	317
(一) 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 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 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	317
(二) 发展全球民主, 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	320
三、构建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是社会风险治理的制度保障	322
(一) 构建维护经济公正的制度体系, 治理两极分化风险	324
(二) 构建维护政治公正的制度体系, 治理政治风险	327
(三) 构建维护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 治理社会冲突风险	329
四、建构责任伦理是社会风险治理的道德支撑	333
(一) 风险社会时代责任伦理的产生	333
(二) 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途径	335
参考文献	338
后 记	362

第一章 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

理论的阐释必须限定在一定的范畴之内。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基本范畴如风险、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等进行科学的界定，是继续探讨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涵需要解决的一个逻辑前提。

一、风险概念的厘清

“风险”是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审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要深入地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就要从词汇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风险概念进行追根溯源，洞悉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含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一）“风险”定义的探讨

汉语中的“风险”一词，分别与希腊语的 *riza*、意大利语的 *risco* 和英语的 *risk* 相对应。“*riza*”具有“根”（即确定性）和“悬崖”（即不确定性）的双重含义。“*risco*”一方面是指个体面临的危险（*danger*），另一方面是指冒险活动（*venture*）。据安东尼·吉登斯考证，“*risk*”大约出现在 16 和 17 世纪，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他们使用风险这个词来指代

航行到未知的水域。^①后来,随着商业上的保险、借贷等业务的兴起,人们又用“风险”这一概念来描述未来某一段时期内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和可能遭受的损失。因此,“风险”概念的起源与早期西方冒险家的航海活动和重商主义资本家的经商活动密切相关,而这两种活动都是西方现代性发端的显著特征之一。^②

在现代社会,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进行了界定。经济学家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和多米尼克·戈尔丁认为,“风险是因某一事件或行动导致的预期效用损失”。^③美国流行的保险学教科书也把风险定义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文化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人类社会中某个群体对危险的感知,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也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④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⑤在哲学上,“风险,是客体对主体的一种可能的、不确定的负价值(负功能、负结果、负状态)。换言之,风险,就是主体活动带来的(生成的),客体与主体目标相对立的可能结果(可能属性)。”^⑥

对“风险”的各种定义因研究的角度、内容、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而各自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18 页。

② 潘斌:《社会风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2—23 页。

③ [英] 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9 页。

④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 页。

⑤ [英] 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19 页。

⑥ 黄金华:《论哲学范畴之“风险”》,《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 年第 6 期。

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又各自存在缺陷。经济学只是考虑了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没有看到风险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文化人类学把风险看成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东西，而否认了风险的客观性；社会学则更多地从现象描述上入手，缺乏哲学层次的理论剖析。现在看来，对风险形成一个统一、完美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风险的语义辨析

要进一步厘清风险概念的基本内涵，前提是将与风险相关的如下概念进行区分比较。

首先，区分风险（risk）与危险（danger）。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造成的影响，包含有危险和机遇的双重内涵。而危险一般指外在实体或者实践活动造成的困难、阻碍、损失甚至伤害。风险与危险也存在着密切关联。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准确地说，风险意味着危险（但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当某人冒风险做某一件事时，在这里，风险被看成是对预期结果的一种威胁。任何一个‘有计划地进行冒险’的人都能意识到由特殊的行动过程所引起的这种或这一系列威胁。但是，在采取行动或经历具有内在风险的境遇时，个人完全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会冒什么样的风险。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会招来什么样的危险。”^①但卢曼则是从消极意义上来看待风险，他认为只要人们“不行动就没有风险”；而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等人则主张，就算主体不行动，也会面临着各种显性的或者潜在的风险，风险是处于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无法逃避的命运。危险实际上更多地是强调由于自然界、传统习俗等固有力量所造成的客观危害，无论人们认识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风险更多地是指一种对于未来发展趋向的社会认知与主观判断，其后果因主体的认知水平与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31 页。

其次,区分风险(risk)与灾难(disaste)。“风险”与“灾难”的语义、语用差别在于:第一,灾难强调那种已经对人类造成严重后果的灾害,比如地震、洪水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风险则强调一种潜在的威胁,一种正处于酝酿过程之中有可能产生危害的征兆,是一种可能的灾难。第二,在传统意识中,灾难代表了一种不可抗拒、难以为人类所控制的危险(人类在“灾难”面前所能做的只是如何减少灾难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所以,即使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在众多自然灾害面前仍然束手无策,这种状况表征了人类认识力与自然规律之间的永恒矛盾;而在现代社会中,尽管人类不断遭受“风险”的威胁,但是我们在对待像 SARS 病毒等问题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合理地利用手中的科学技术、建立起有效的预警机制,很多风险还是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消除的。第三,人们对“灾难”的发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意识,正如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悲剧一样,在无情的灾难面前考验的是人类自强不息、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但是,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智,合理地运用理性,力争化险为夷。^①

最后,区分风险(risk)与危机(crisis)。风险与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1)风险是一种可以用概率来描述的随机事件,是可以进行有效评估和管理的,而危机的爆发往往难以评估和预测,其更具隐秘性和不确定性;(2)对风险的管理是日常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可以使用常规的管理方法,而对危机的管理则要采用非常规的管理方法,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应对。^②

将风险(risk)与危险(danger)、灾难(disaste)、危机(crisis)等概念进行区分比较,可以使人们更精确地把握“风险”这一概念的内涵,但也应明确,风险与危险、灾难、危机等概念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都是指因为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与矛盾而导致关系的失衡与可能造成的损害,风险是危险、灾难、危机的诱因,危险、灾难、危机是风险聚集

① 马步云:《现代化风险初探》,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3页。

② 陈远章:《转型期中国突发事件社会风险管理研究》,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4页。

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表现形态，风险是前期形态，危险、灾难、危机是后期表现，风险与危险、灾难、危机之间是一个连续统。^①因此，除了少数情形之外（比如纯粹的自然灾害），人们经常将这些概念等同使用或同时使用。

二、风险社会的内涵

风险社会的内涵是什么？这是风险社会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提性问题。西方一些学者从制度主义视域和文化主义视域对风险社会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而马克思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全面审视风险社会，既指明了风险社会的实践存在论基础和现实社会成因，又揭示了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

（一）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内涵的界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德文版《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具体阐述了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但当时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很多的关注和反响。直到1992年《风险社会》英文版出版后，风险社会理论才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体系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由于研究视域的不同，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有不同的理解。

1. 制度主义视域的风险社会观

制度是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制度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制度（institution）的中心含义是从拉丁语 *instituere*（创立或建立）派

^① 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生而来的，它表明一种已确定的活动形式，或者结构的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① 罗尔斯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以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②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制度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③ 制度主义要解释的问题是：制度的性质以及制度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从制度主义视域研究风险社会，就是要揭示社会风险产生的制度根源以及规避社会风险的制度选择。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代社会的风险问题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性、集团性、结构性”。^④ 一方面现代社会风险依赖于人的决定，即具有人为性，而人的活动又受到一定的结构约束；另一方面风险的控制要通过创设各种社会结构来实现，依赖社会风险控制结构来控制这种结构性风险。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的风险就是一种结构性风险。结构性风险突出表现了现代社会风险的特殊性，即其高度依赖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是蕴藏于现代性社会结构内部的一种变异力量，是现代性结构变异过程中的增量或者说副产品。^⑤ 按照乌尔里希·贝克的定义，“现代性”是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想和文化特征、性质或状态。它与资本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他指出：“所谓‘现代性’，是指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模式、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它大约出现在 16、17 世纪的欧洲，并且在此后的时代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扩张到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5 页。

②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0 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④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年第 1 期，第 49 页。

⑤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5 页。

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相结合的产物。”^① 风险社会是一个反身性现代化的社会,所谓反身性现代化,是“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② 现代性从工业社会阶段到风险社会阶段的过渡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生态危机以及各种风险是在“众人一心赞同进步”中,即对工业社会充满自信时,以“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的方式产生的,它们就在人们对其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下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从而使现代社会悄无声息地进入其第二阶段:风险社会。^③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④ 它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⑤,这四重制度的失范导致了现代性的四个方面的高风险:(1)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引发的风险;(2)贫困大规模发展引发的风险;(3)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以及集体暴力可能引发的风险;(4)对民主权利大规模压制引发的风险。^⑥

既然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失范,因此,风险治理首要地是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加强对风险的社会预警和社会控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英] 安东尼·吉登斯、[英] 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页。

③ [德] 乌尔里希·贝克、[英] 安东尼·吉登斯、[英] 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④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⑤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⑥ [英]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3页。

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①为此,他提出要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反省和改革,使有关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决策,如公司的决定、科学研究议程、新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计划等,通过制度化的措施重新政治化、道德化,“借助于把风险费用转回到康采恩身上的办法,强迫它们使风险内在化并因此而小心谨慎地行事”^②。安东尼·吉登斯则提出了化解风险的“生态政治”、“生活政治”的构想。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他指出:“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我们显然无法回归自然或传统,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具有集体性的人,我们在积极接受人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努力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用这种方法,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态危机对于本书讨论的政治更新形式是如此的根本。它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修补被破坏的环境与其被理解为环境本身的终结,不如被理解为重新解决贫困。”^③

2. 文化主义视域的风险社会观

制度主义者把风险的产生归因于制度的失范,实质上是以现实主义视角来研究风险,而风险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则被忽视了。事实上,处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下的社会群体对风险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和理想图景,这是认识风险不可避免的因素。因此,有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支撑社会结构的文化基础,并在这个新的视域内形成了对风险社会的新认识。在这一视域进行研究的知名学者包括玛丽·道格拉斯、斯科特·拉什、威尔德韦斯等人。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③ [英]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①而之所以意识到风险的增多,关于风险的讨论成为一种流行话语,是因为许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不断宣称风险确实是增多了和对于人类的致命危害性。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与文化》这部著作把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如下三种不同的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1)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2)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3)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团群落之边缘文化。”^②

风险文化观的核心论点是:“关于危险和风险的判断常常是一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的反思性判断,不同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甚至同一种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对同一种危险和风险进行反思后所作出的判断,无论从其判断方式还是从其判断结果上看,都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③例如,“针对‘谁应该为风险负责’,即‘谴责谁’这一关键性问题,市场个人主义文化的解读和诠释则与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完全不同。对于市场个人主义者来说,最主要的风险是经济风险,即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等。市场个人主义者一般不会谴责那些本等级以外的人、等级最低的人、外来人和流浪汉等,但是他们会谴责不遵守市场规则的狡猾奸诈者。市场个人主义者实际上是在谴责那些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单个的个体,而不是某一个等级或集体。也就是说,他们谴责的是对市场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纯净和安宁构成挑战和威胁的风险制造者。而那些工会组织里的工人、无业或失业者、下等阶层的人则是他们的衣食之母、福祉之源。”^④因此,斯科特·拉什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处的时

①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②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③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④ [英] 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